

扁担是用树木做成的常用农具,长约两米,两端各有两个对称圆孔,多用旧筷子削至两三厘米塞紧,便于系绳,扁担瓜也是其中一种,比扁担稍短,截取两米以内的圆毛竹一副两半,犹如剖瓜,故谓之,在两端削成对称、突出的部分,便于挽系。扁担稍长,多挑重担,结实耐用。扁担瓜挑不太沉重的物品更方便,少儿妇孺多用之。

现在看似寻常的生产工具,在原先却特别重要。扁担看似简单,但要达到结实、韧性的标准,且使用顺手。小时在乡村生活,家家户户都有扁担和扁担瓜,扁挑手提,生活离不开它们。

先前,农村多是土路,狭窄坑洼,通行不便,多用扁担挑种子肥料、挑把子、挑粪土等,在崎岖之路自由穿行。许多农活我都会干,但对挑重物,就显得特别吃力,因为我是独肩,不能换肩。秋收时,需利用晴好天气抢收,磨刀、挥镰,稻把在身后铺成一排,晒个半干,就可以多挑一些。拿根扁担,一双单绳,一绳置于地,成两条形状,距离合适,抱稻把铺于上面,下压、堆高,把扁担放好,绳子勒紧稻把,系好。

周一去上班,一进校园,就和一缕熟悉的香打了个照面。没错了!就是它,那种带着甜醇的记忆的香味。寻香而去,果见花圃里的几株桂花树烨然粲然。丹桂披锦覆绣,一团橙红,如焰如帜,金桂淡雅秀丽,一树暖黄,似金似粟。不过是放个假的功夫嘛,怎么就开得如此猛烈!

一阵秋风把我吹进了花香的漩涡里。这花香浩浩荡荡,它不是让你来嗅的,它是要把你淹没,将整个秋天都染成桂花的味道。这香味来自何处呢,若细看,那细弱的花梗上顶着四片米粒大的花瓣,置于手心,像一朵微笑的伞。它们原先是米黄色的一小点,细细碎碎地聚集于花枝上。某个时刻,像来自母体的心灵感应一般,它们一齐撑开小伞,千朵万朵。伞里盛放着千丝万缕的香,清可绝尘,浓能远溢。

桂花的香是哪一种呢,它比梅花的幽清浓一点,厚一点,又比栀子花的浓烈轻一点、薄一点。是清露,

## 扁担 扁担瓜

仇多轩

再扁挑到打谷场,扁担把肩膀都磨红、磨烂了。扁担瓜担水方便。农家人多是勤恳的,每天一大早,人们就陆陆续续精神十足地到水井去担水,清早来的多是壮年男劳力,大家仿佛比赛似的,看谁的步伐稳、快,且水不会洒。如果是新手,水担到家只会剩大半桶,这时,新手就会向老把式们取经讨教。井沿边,青苔丛生。由于打水时容易洒,我特别害怕滑,生怕一不小心滑下去了。我总是双脚站稳,系好水桶,双手拽紧绳子,一拉一拽之间,水桶就灌满了,必须一鼓作气,双手交替,双腿同时用力把整桶水提上来,一松绳就不行了,必须要等到大人来打水时帮忙才行。两桶水提上来后,如果是春夏天,可以从田边农

## 有木香馥馥

王晓燕

是香雾,是碧流,缓缓而来,滋润心田,这花香被秋阳烘热,是暖香,暖胃散寒,这香是甜味的,可食可饮,是桂花糕、桂花蜜、桂花羹、桂花酒的味道,是绵绵密密的甜,是清清芬芬的香。

桂花的香是有形状的,我觉得它应该像炊烟,袅袅上升,带着田园的气息。如果在桂花树下铺一张花布,来呀,摇桂花!香又化作了一阵雨,纷纷落落。桂花的香是近的,近在鼻尖,小区、公园、人行道旁,满城尽带桂花香,让你随时随地可以猛吸一口,吞下这

作物上扯下两片叶子,放进桶里,免得挑水时摇晃洒了。担水者整理好扁担瓜,桶钩一挂,往家的方向大步前行。我喜用扁担瓜挑水,挑水和挑把子用力方式不尽相同,挑水可用巧劲,力气大些的晃悠悠间就挑到家了。

扁担陪伴我们一同走过悠悠岁月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,大家都为过上幸福生活而奔忙。家中兄弟多,年龄小,劳动力跟不上,但是吃好穿暖的奋斗目标激励着我们。父老乡亲们,用一根扁担,与太阳、月亮、黑夜、风雨相依相伴,挑来了生活的希望。很多时候,我们忌恨风雨交加、酷暑寒冬,让我们的身体和心情雪上加霜。然而很多次经历之后,肩上的老茧、弯曲的腰板、苍老的容颜,皆是生活的磨砺,不说后悔,唯愿珍惜。我们那帮孩童们,十多岁时,一个人挑不动重物,就两个人用扁担抬,抬水、抬粪桶、抬秧把、抬粮食,从少到多,由轻到重,一点点地积累,加重,虽然很累很脏,但在父母的引领下,我们渐渐地负重加压,直至能够挺直腰杆,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。

股甘甜。桂花的香又是远的,它仿佛长着根,幽幽的,一直延伸至故乡的庭院里。三秋桂子,江南人家,像一个美好的梦境。

一枝淡白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钟意于这句,人与花心各自香,世间之人犹如世间之花,各美其美。牡丹有国色之姿,荷有天然之色,梅菊有孤傲之气,而桂花则以香闻世,正如那些外表素淡,灵魂却散发出香气的女子。立于校园的桂树下,在这轰轰烈烈的花事中,我不由想到一个芬芳的名字,张桂梅。她创办了全国唯一一所免费女子高中,帮助众多贫困山区的女孩圆了大学梦。她就是校园里最美的一株桂树啊,那满树教育之花,开得多么热烈、馥郁、持久。

清代李渔说:秋花之香者,莫能如桂。树乃月中之树,香亦天上之香也。我倒觉得,桂花的香是大地之香,是素心之香,是温暖人间的香。



秋到窗前 摄影 昕松

## 秋分辞(外二首)

何愿斌

黑夜和白昼一样重了  
再前行一步 秋天的天平  
就会倾斜  
秋风取代雷鸣  
金黄一天盖过青色  
蛰虫坯户,收拾好羽  
梧桐还在飘零  
母亲找出一枚银针  
就着清夜,在露水声里缝补  
御冬的衣裤

烤秋  
枫叶的身子像虾仁  
经风就红。随后  
一座山渐渐涂抹秋色

执著的山民农人还在山脚  
燃放炊烟。我和小伙伴  
用芭茅草烤着一小串石斑鱼  
鸡胗子。枸杞  
一路飘红,它们和天空  
的绯色遥相呼应

拾秋  
弓曲的身子向着大地  
为了一粒粒弯过腰的稻谷  
鸦群盘旋,从树梢飘落空地  
我想起母亲曾经  
带我去三十里地外捡花生  
每拾起一粒,就会像从大海  
淘出一枚贝壳,欢欣无比

## 跟着父亲去借钱

小时候家里孩子多,每到开学时,尽管交的钱学杂费不多,但向父亲显得捉襟见肘。父亲便小声地跟母亲商量到谁家借钱。

有两次我硬央求父亲带着我去,也见证了父母的不容易。

第一次,是到我堂叔家借钱。堂叔是跑出租车的,家里有些活钱,父亲打算从那里借两百块钱给几个孩子补上交学费。晚饭后的月光皎洁如银,父亲走在前面,临进门前的脚步紧绷绷的,胸脯挺得老高,人也显得比平时高大了许多。但一进入堂叔家的大门,他就变了,腰身哈了下去,脸色也变得谦卑了起来,没有了笑容,就像霜后蔬菜的颜色。

堂叔是自己人,父亲开始迂回地进入借钱的话题,先从天气入手,从天气讲到年景,从年景说到庄稼,从庄稼讲到收成,然后从设想中可观的收成回溯到眼前的困难,继而一言破题,开口借钱。父亲说这番话时眼睛似眯却睁,嘴角微微下拉。

堂叔显然是了解父亲的,转身让堂婶从里屋取出两张百元大钞递给父亲。父亲一边接过钱,在手里攥得紧紧的,一边要我向堂叔堂婶鞠躬感谢,并说秋后收了庄稼一定尽快还上。堂婶摆摆手说:不急的。我深深地弯下腰,对着两位长辈表示感激。

回去的路上,父亲显得心情很好,一路念叨着要记得别人的好,要好好读书。月光拉长了父亲的身影,也拉长了我求学的希望。

第二次借钱,其实原本是打算用零钱换整钱。那时父母亲在街上做些小生意,挣的都是些零钱。要开学了,让孩子拿着零钱去报到,大人总觉得会伤了孩子的自尊。父亲便要我去表舅家换整钱。

表舅家住得近,我揣着零钱,跑在凉爽的秋风里,一会儿就到了。待掏出钱,说明来意,我的后背一下子汗就出来了,厚厚一沓的零钱变薄了,肯定我在跑的路上颠掉了,这可怎么办?

表舅看着我惊恐的表情,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,安慰我不要紧张,又按照我原来准备的零钱为我兑换了整钱。那之后的一段时间,我的内心都是忐忑的,担心表舅把真相告诉我父母,他们挣钱也不容易,更难得的是表舅的包容和理解。

那年放暑假,我坚持到工地打短工,每晚收工时把工地上的水泥袋、包装盒都收集起来,积少成多,最终把欠表舅的钱还上。



忆流年 摄影 孔祥秋

挂门套是安徽巢湖的民俗。田地里种的,圈里养的,到季总要售出绝大部分,在不逢年不逢节不逢集的时候,人们便会去挂门套。地里的瓜果蔬菜,圈里的鸡鸭鹅,用板车推着,或是箩筐挑着,去往亲戚较多的村子,一家一家送到门口,倚门挂套,等着他们来买,这就是挂门套了。这个挂字,多少有些酸楚,不用多说,主人见了,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吃饭的摆下饭碗,打孩子的放下笤帚,吵架的停了口角,无论多忙,都要摆上笑脸,叫声姑爷,大侄什么的,多多少少买上一些。一个村子下来,差不多也就卖完了。一次挂门套就完成了。

我姨住在巢湖散兵营,传说是项羽残部散入民间的地方,姨夫姓项氏。我姨挨着生了四女一子,各个相差均为一岁,夫妻俩诚实忠厚,一直以种田为业,家境可想而知。姨又心气极高,让每个孩子都上了学,夫妻俩一会儿家里一会儿田里,忙得抬不起头。到了农产品上市,少不得每年都要挂几次门套。我姨娘家,我姨姐妹家,姨夫姑姑家,姨夫舅家,他们家所在村庄,每年都要走三五趟。我大表妹阿银说,她过年都不好意思走亲戚,一年走到头的,村人看到他们,首先都是一惊,然后才揉开脸,摆上笑容。

不能怪,那些贫瘠的岁月,谁的兜里有多少余钱呢?同是种田,谁家没有萝卜茄子辣椒?都是从衣兜里抠出来的。可是,对于姨夫一家来说,他们不得不挂下去。要知道,在乡村的露水集市上,卖的便宜的少不了多少。每次卖完回去,无论姨夫怎样逗,我姨都笑不出来。她终于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,只种瓜类,南瓜,西瓜,香瓜,冬瓜等,以西瓜为主。姨夫坚定不移地执行了。这种差异化的挂门套,为我

姨多少赢得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,也为家里多挣了收入。

一年冬天的傍晚,那年雪下的好早。姨夫说,在回村的路上,他看见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停在路边,车里一条条摆着上百斤胖孩儿手臂粗的莲藕。司机蹲在路边雪化处抽烟。姨夫认出他是这个村某家的女婿,也是多子女,常常挂门套。姨夫迟疑了一下,热情地招呼他,说剩下的他都要了。那人坚持不去,姨夫抢过摇把,轰轰轰地发动,开到自家门口。

姨夫兜里揣着的是四个孩子开学的学费,给了那人一半。那人走后,姨夫怯怯地看着我姨,等着雷声交加,久久不见动静,仔细再看,见我姨脸上挂着两行清泪。姨说,做藕粉吧。做出来的藕粉,卖出了藕的两倍价!你姨不是一般人哟!姨夫笑道。

姨夫夫妻俩都已六十了,现在承包了近百亩良田,种菜种瓜,依然以西瓜为主。拖拉机不用了,改成了电动三轮车,出入骑着,卖瓜骑着。立秋日我去看姨,他俩正在地里摘瓜。摘好后,姨夫开车,我坐在姨夫身边,回头看姨。她脸上刀一般的坚韧不见了,脸上笑容如网,网里尽是慈和满足。我问她还挂门套吗?她笑,不挂啦!政府有电商平台,剩下的给瓜贩子,我们也装一些出去卖,再剩下的你银妹妹在抖音上卖。姨夫笑,阿银卖的,还不多是乡里乡亲们买的?还有啊,姨夫说,每年立秋日,我们还会挂一次门套,给那几个村送西瓜。当然,不收钱啦!阳光照在他的脸上,映出的是骄傲和幸福。

挂门套,挂出的是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温良。也许,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赓续的原由吧。

香港老派才子蔡澜说,人生的意义,就在于吃吃喝喝。如我般喜美食,善庖厨之人读到,总会心有戚戚。如果,在吃喝里再融合一些文化况味,明白一些俗世的事理,那便是美味的另一种馈赠了。王晖先生的《箸代笔》便是一部关于味觉文化的散文集。

豪不夸张地说,读《箸代笔》中的许多篇章,我常常是含着口水看完,然后,咕咚一声咽下,心满意足的劲头,仿佛刚刚享受完书中的美食。甚至有几处,迫切之心,让我打开手机某宝,搜来所写的美食,更直观地地享受精神上的愉悦。

纵是如此,《箸代笔》不是简单的食谱,读王晖老师的书,常常有思想和眼睛不同步之感,细究其原因,还是我读书少,知识浅薄的缘故。书里的篇章并不长,寥寥数百千字,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,古今中外,引经据典。人情世故,市井百态,莫不都在吃吃喝喝里。看王晖老师的文字,常萌发出数豆子之感,一道家常小菜,一客传世佳肴,他都能抛出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古今中外的典故,在结尾处,文字还能上升到哲学范畴,我常常被他亦庄谐的文字笑出声,进而,又有所思。

王晖老师在自序里谦虚地说:收入本集的芜词,就是翻阅饮饌杂著之瑕时,品味菜肴小吃之余闲,草草录记的与饮食有关的零言碎语,姑且算是我以箸代笔的成果吧。我莞尔一笑,王晖老师的境界比我等普通吃货的格高。我也喜欢美食,而且,口味也较宽,偶尔涂鸭点写食文字,自诩让盘中尤物成为精神上的盛宴,可写来写去,逃不脱菜谱的窠臼。王晖老师写美食,是从文化的角度,以历史为线,以典故为珠,串起来便似金风玉露一相逢了。比如他解释道,箸代笔出自海派画家唐云,成人后,常于饮宴间,以箸代笔,以酒代墨,淡诗论画。此兴趣与抓周礼上独喜托盘外的空酒杯甚合。此书分为扁大枯酥、马铃薯也有春天、好吃得让人惭愧、界外高手四辑,既有家常的瓜果蔬菜,也有传世佳肴,吃喝以外,娓娓道来市井八卦和正史编撰,生活之趣

味,桌边之雅兴溢满纸间。虽都是涉味题材,但越到后面篇章,文化韵味更浓,由生活的诗意,到人性的洞悉,由口到心的递进式编排,或许,也是作家有意为之。

书中许多篇章的题目饶是有趣,见其字无法猜其意,慢慢读来,才恍然大悟。比如写豪放派猪大肠的《常常顺利》,趣味店名《肚子里有料》,极致人物《乞丐话股票》,心理性腹泻《象棋中毒》等等。王晖老师为文严谨,《好吃得让人惭愧》可见一斑。日本某部电影的美食桥段,有为难二字翻译,他从日本语言习惯表达,到翻检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再看网友评价,一直认为词不达意,直到读晚明张岱的《天镜园》,才更加坚信,为难二字,译成惭愧更为妥帖。书中不乏此类细究情节,他如此一番考证,得有多少资料,成就多少佳话,来文里啊,侯梓斌,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了。

读王晖散文集,人与人相识久了,对方的习性也慢慢地知晓。作为读书人,虽不能认识作家,但通过文字,也会对书写者知悉一二。王晖老师的书,除了《箸代笔》,我手头还有《人语驿边桥》和三人合著的《咏而归》。通过有限的阅读,我知道王晖老师日常读书涉猎的范围非常广,尤其是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,但凡涉及饮食方面的掌故,又格外让他留意。另外,王晖老师受其外祖父影响,对苏曼殊的文字青睞有加,王晖老师对画作、书法都有独到的见解。

合上书,脑中突然一个念头,若以一道菜来形容王晖老师及他的文字,会是什么?当属国宴精品,开水白菜了,看似清汤寡水,背后却是一等一的制汤功夫,体现烩不厌精的饮食态度,薄薄一本《箸代笔》,厚积薄发,更多的嚼头在吃喝以外。

王晖老师是合肥的资深报人,个人名头和奖项诸多,据友人介绍,他每日坚持记录三、五百字,而且每篇底端都有写作的时间地点,这个习惯颇为有趣。他为人低调而谦逊,初拿到《箸代笔》时,看到介绍王晖,安徽合肥人。媒体人。著有散文集《人语驿边桥》。十九个字,我会心一笑,此举真的很王晖。

## 快意人生箸代笔

周芳

箸代笔